



希区柯克 惊悚悬疑小说  
典藏大系 (第一季)

# 移花接木

*Stunning Craft*

[美] 希区柯克 / 著 姚 姁 / 译著

## 电影界伟大的惊悚大师

如果你是**希区柯克**迷，肯定不会轻易放过；  
如果你还未看过**希区柯克**的小说，不妨由手中这本开始，  
跟随我们一同感受它的情节魅力！

**ARTIME**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希区柯克 惊悚悬疑小说  
典藏大系 (第一季)

YIHUA JIEMU

# 移花接木

*Stunning Craft*

[美] 希区柯克 / 著

姚 姮 / 译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移花接木/[美]希区柯克著;姚姮译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 
2013. 1

(希区柯克惊悚悬疑小说典藏大系)

ISBN 978-7-5396-4203-1

I. ①移… II. ①希… ②姚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  
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1915号  
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:J2121090



出版人:朱寒冬

总 责 编:朱寒冬 曾 冰

责任编辑:曾 冰

装帧设计:徐 睿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0.25 字数:195千字

版次: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5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001...序 言

001...饿 狮      019...血 手      036...杀 手

051...好 人      078...诡 计      100...所得税

106...崖上人      135...笼中鸟      143...第三招

152...瞒天过海      158...投保的人      165...打字机店

183...洗心革面      188...两件雨衣      199...移花接木

221...爱情快车      231...绅士的智慧      237...海湾的秘密

266...吉他与美人      279...作家的傲骨      296...行刑人的颂词

306...老实人的诡计      316...现金柜的漏洞

## 饿 狮

母亲把小妹埋葬后的两个星期,我离开了海军陆战队。

小妹的尸体是由佛罗里达的警长运送并交给母亲收埋的。

时下北部的报纸和电视对我们南卡罗莱那的男孩时常加以嘲讽,把我们拍成一群身着工作服,群聚在加油站边,喝着汽水,随意闲聊些三 K 党袭击计划的乡下孩子。我在海军陆战队干了八年,早已不是纯粹的乡下孩子了。

我把这话收回,也许我仍是个乡下孩子。因为一个乡下孩子总以他的家庭为首要,你不许随意碰人家的小妹,否则你就得负责任。

队长想以九十天的紧急假来挽留我,但我告诉他,当我办完事情后,我可能不是一个值得要的人了。因此,他给了我退伍金,和我握手,让我回家。

妈妈最初看到我很高兴,不久她就改变了态度,她可能看见我眼中闪动着什么异常的神色。

“你会惹麻烦的。”妈妈告诉我,但是她没有哭。

我想,她已经哭够了。

“你以前该把玫瑰的事情告诉我,我以为她在上大学呢!”

“她是在上大学。可是,之后她认识了这个人……”

妈妈瘫坐在椅子上,告诉我整个故事。

那个家伙是那种流浪型的人,带把吉他,身穿北卡罗莱那出来的西部型装束,到处演唱。妹妹认识这个家伙后,就为之倾倒,继而和他私奔,之后妈妈就再也没有看见她回来。在六个月中,她从各地寄明信片给妈妈,像孟菲斯城、亚特兰大城、杰克逊村、宁新村等。她从迈阿密寄来的信,都明显地压抑着伤心,我读的时候,心如刀割。

那家伙在迈阿密一家低级夜总会找到一个定期的工作,但是,他仍然不会和妹妹正式结婚。妹妹傻兮兮的,认为他会依照承诺,和她共度一生。我想,我十八岁的时候也是傻兮兮的吧?可是我不记得了,或许是新兵训练营把那些记忆揩掉了吧?

总之,我读完妹妹的那些信后,让妈妈留在家里,自己动身前往迈阿密。

虽然验尸官断定我妹妹是自杀——酒里面掺了过量的安眠药——但我认为那是谋杀。附带在报告中的信文说,她逝世于贫民医院,我们尚欠郡政府三百美元。

我带着一个名字和一个住址——罗摩尔、天堂俱乐部——抵达迈阿密。玫瑰信中有一张照片,我把照片中的脸孔印在脑海中的每一个记忆刻痕里。

天堂俱乐部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些,有一个舞池、一个音乐台、许多桌子和一个长长的、发亮的吧台。虽然是中午,我径自进去,管理员仍然在清理昨晚残留在角落的垃圾。

“嘿,先生,你还不能进来,我们还没开门。”老人向我叫道。

“我知道,我要找你们的老板。”

“她要八九点钟的时候才会来。”

“她?”

“柳小姐。”

“唔,我可以和你谈一下吗?”

“嘿,先生,我已经告诉过你,我们还没有开门,酒吧两点钟开,招牌上已写明。那时候你再来和别人谈吧。”

大约七点我才回来。我喝了一杯酒,吃了晚餐,然后又喝了两杯。

俱乐部的人渐渐多起来,吧台前排着常客,有人竖起一个牌子,说乐队九点整开始。没有柳小姐的影子,所以,我坐在那里喝着酒,四处打量。俱乐部像是只做邻近人的生意——俗丽、价廉而放荡。酒吧角落里各自流动着火热欲望的暗涌——毕竟,周末的夜生活较常日更为活泼,也更粗暴。今天是星期五,俱乐部里有三个酒保、六个女侍和一个保镖。

终于,我看见老板进来了,她看起来就像这个俱乐部:活泼、华丽、不高尚而带着野性。

露西看起来年纪四十上下,个子高,可能有五英尺九英寸,

贴身的衣料使她曲线毕露。她走进来，站在酒吧后面，看看众人。在吧台末尾，一个面带刀疤的酒保指指我，因为我曾向他打听她。

她走到我的桌边，站着看我。走近细看时，她看起来更冷峻，似乎是个狠角色。

她微笑着说：“巴德说你在问我。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我刚刚从海军陆战队退伍，我的一位同胞认为，我能够在这一带找到工作。我看到你这个地方，我估计，你可以用得上我这个有许多才能的人。”

和她说话的时候，我如绅士般站着，用我学来对待她这类女人的微笑对着她。像她这一类型的女人都是一样，不论她们是在东京、西贡、圣地亚哥还是迈阿密，你把她们当贵妇看，你就无往不利。因为她们仍然是女人，不论她们以什么为生，每个女人都想成为贵妇。

她再次微笑，只是这一次是真正含着笑意的。“你有什么才能？”

我耸耸肩，“就一个才开始的人来说嘛，我觉得你门边的那个保镖看起来不强，腹部是弱点。”

这一次她大声笑出来，说：“击倒他，那么你就能接替他的工作。”

“薪水多少？”

“假如你干得好，周薪一百五十美元。”



我点头表示同意,让她坐在我的那张桌子边,径自朝前门走去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,小子?”我向那个年约四十的大个子说道。他有结实的双肩、健壮的肌肉,但是他的腹部是凸的,还有,过量的酒在他身上留下记录。

他看看我,惊讶地说:“姓马。你要干吗?”

我微笑着说:“马先生,你被解雇了,滚吧!”

有那么一会,那个大个子看起来颇为震惊,然后他突然向我挥拳。可是在他还没有把手臂举起来之前,我便抓住了它。

“我们到后面去,没有必要破坏这个地方。”

除了后门上方有盏昏暗的灯泡外,小巷里漆黑一片。我们在灯光下站了一会,互相打量。他的脸孔在盛怒下看起来很迷惘。那个嘴边有刀疤的酒保走出来,倚站在门边。

“老马,你找到了一个标致的小伙子。”有刀疤的酒保尖锐地煽动着,丑陋的脸上满是不屑的神气。

姓马的没有再等候,他凶猛地冒险向前,声东击西的,先假装出左手,实际上用右手猛击。我挺身向前,用前臂接下他的右拳头,左手猛然狠击他的腹部。就像拳头在打面团一样,姓马的闷哼一声,威风尽失。他想用膝盖撞倒我,但是,我以右臂夹住他的双臂,一记左钩拳,结结实实地击中他的腰部,然后移开,绕着他转。

在他追我的时候,他摇摆着头,张嘴吸气。他的脸孔呈赭红

色，然后站住，像一头大公牛搔扒泥土一样，不耐烦地踩着地面。然后，他向我进攻，而我也回击他。有那么一会，他以拳击我。他击开我，想得一无空隙再度挥拳。但我先下手了，重击他的腹部，一种恶心欲呕的腥味从他的嘴里涌出。我改击他的胃部，他身子一软，张开嘴，眼神涣散。我向他的下巴一击，结束了他的攻击。他痛苦地大口喘着气，面部朝下地瘫倒在地上。

刀疤脸的酒保厌恶地咕噜一声，跟随我进了屋，留下那姓马的趴在地上。

“我想你是她的人幕之宾中最新的，小白脸儿。”他咕哝道。

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从容地整理着领带，揩拭脸上的汗。我惊讶地发现我脸颊上有个肿块，可我没注意到他曾击到我。

“老板，我什么时候开始工作？”我问，咧嘴对她笑。

“现在就可以开始，晚餐在俱乐部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石——石宾司。”我很快地捏造了一个名字，不想让我要追击的那个人立刻知道我。

乐队已经进来，正要上台，我从门边的位置打量他们。罗摩尔在其他人的后面进来。他年纪和我差不多，二十六岁左右；他有一头褐色的头发，由于灯光照射的作用，边缘呈白色；他的脸孔是那种会吸引女人的，还有那张会花言巧语、触动少女柔情弱点的嘴。他感觉到我的凝视，抬头迎视，脸上现出迷惑不解的表情。然后，他放下吉他，走到吧台前喝酒，我知道他正向刀疤脸的酒保打听我。

晚上的时间过得很快，我毫无困难地排解了两起打架事件，对那些不喜欢打烊的酒客，也轻而易举地解决了。我把他们弄出去后，锁了门，参加员工宵夜。罗摩尔也在那里，坐着点烟，同时盯视我。

“你到过嘉洛堤没有？”他慢吞吞地问，同时打量我的脸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也许到过杰克逊村。”他是在忧心。

“昨天才经过那里，就是那样。”

他在玩弄他的香烟。我看到他的双手，手指长长的，指甲修得很整齐。“可能是南卡罗莱那、哥伦比亚。”

“你没有见过我。”我回答。

“我见过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。”

柳露西走过来，在他旁边坐下。他心不在焉地拉起她的手，仍在想我的事。

“朋友，你话太多了。”我慢悠悠地说。

他吐出一口烟雾，我可以看出他的蓝眼睛冒着怒火。他有一张弓形的红唇，短下巴，胡子长而卷。我盯视着他，心中想到妹妹，想到她是多么喜欢大笑、音乐和阳光。而这个卑鄙的人却毁了她，用他玩弄其他女子的方式玩弄她。

当我盯着他时，我想到，某个时候，玫瑰一定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也就在那个时候，她开始想寻短见。现在，这个人却坐在这里喝酒、抽烟，对这个姓柳的女人微笑。我真想把他撕开

来,但我想到不能这样快,要慢慢整他。

在让这个人断气之前,必须让他不安、流汗、尖叫。因为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,他自大、不在乎,没有被整过。一定得好好整他,还要多整几次。

我的这些想法一定显露在我脸上,因为他放下那个女人的手,站起来,用脚把椅子向后推。

“朋友,你要我什么?为什么你像一头饿狮一样看着我?”

“你再以那种傻问题问我的话,我会打掉你的牙齿。”我说着,愉快地微笑。我站起来,站在桌边,其他人看出似乎会发生什么事,都纷纷避开。

“好哇,你要找麻烦,是不是?唔,你算找到了。”

他是准备打架,但是,他仍然猜不透我是谁,所以还站在那里犹豫。我抓住桌边,把桌子向他猛推过去。他双手落在桌面上,我快步向前,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,他倒在地板上,血从嘴边的破裂处流出来。他把手伸进夹克口袋,于是我跳过去,狠狠地踢他的手腕,然后用全身的力气踩住他的手。他尖叫,企图抓住我的双脚。但是,我倒在他身上,从他的内袋里抽出他的刀,然后再站起来。

其他人没有干涉,他们是那种完全不愿意牵涉进别人事情的人,只有那个面部有刀疤的酒保跃跃欲试。但是我想,他可能无法下定决心比较憎恨谁,所以他只是站在那里,双手在裤子上揩着,眼睛发亮,嘴里诅咒着。

罗摩尔缓缓站起来，摇摇头，清清脑袋，抚抚他疼痛的右手，从破裂的嘴里吐出：“我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我以前究竟在哪里见过你？”

“别溜走，你就会找到答案。”

“你以为我会开溜？”他的样子粗犷而轻蔑，“我看过比你更坏的人。”

“你会跑的，朋友！”我轻柔地说，因为我几乎忍不住，“假如你能逃跑的话，你会跑的。”

“好了，你们两个，算了，我们去休息吧。”柳小姐打圆场，挽起罗摩尔的手臂，把他带走了。但就在她离开的时候，她用明亮、贪婪的眼神看我。我知道，假如我赶前一步的话，她会甩掉他。我只坐在那里，等着他们全部离开，也许过会再来，但现在不行。

当我走后门，准备回我租赁的低级房间时，那个姓马的正在等着我。在他和我说话之前，我就看出他肥胖的身影，随时准备应付。

“你这个笨蛋！”在我打他之前，他抓住我，“你这个乡下的蠢英雄，你为什么要现在出现？”

然后，他向我亮出一枚警徽。在街边路灯的昏暗灯光下，我看见它连在他的卡片上。他自我介绍道：“迈阿密警局刑警，吕丹诺。”

我张嘴瞪眼地站在那里，而他用粗鄙的乡音诅咒我，那些话

骂得我几乎想起家来了。当他咒骂完后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还是我，还是要做我要做的事。

“我知道你是谁了，土包子，你整完我之后，我就立刻向组长报告。你母亲曾打电话给他，她正在担心你。”

“你是不是在追罗摩尔？”

“不，姓罗的根本微不足道，他只是个以弹吉他讨生活的乐师，那个姓柳的女人才是关键。她和她的手下，暗地经营另一种生意。他们批发药片——各种麻醉品。我们早知道这事，一直没有下手的原因是，我们想一网打尽，像是谁在供应他们。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混进去当保镖。”他叹口气，摇摇头，“两个星期来，他们没有进任何东西，所以，我们预计不久就会进货。组长打电话到海军陆战队打听你的事，他们说你是个好人的——得过银星奖什么的。组长要我问你，你这一两天内愿不愿意做我们的内线？我们已经准备收网，希望有个内线来确定。”

“我要的只是姓罗的。”

“当然，我知道，你会逮到他的，他会和其他人一起进监狱。她那群人里，没有一个脱得了干系。”

“送他进监狱并不完全符合我的心意。”

“忘记报复吧，孩子。现在，你愿不愿意做我们的内线？我得尽快打电话回局里。”

我考虑了一分钟，那是逮住他们整体的一个法子——那种毁掉别人而毫不在乎的人，不抓不行。很明显，姓罗的为了那个

姓柳的女人抛弃我妹妹，而杀害我妹妹的药片，正是他帮忙贩卖的。

“好，我愿意帮忙。你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就照目前你做的这样做下去，进一步勾搭那个姓柳的女人。我会像过去一个多月来一样，逗留在附近。每天早上你必须向这个电话号码报到，每次用不同的电话打。我大多时候在俱乐部过去的撞球间，你要找我的时候，大声叫我就听见。”

“我要找的究竟是什么？”

“人名、可疑的货物或箱子，谁带进来的，类似这种。那些药片多半由长途卡车的司机带出城，那些司机都经过天堂俱乐部，我们把大部分的司机做了记号。但是，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供给他们的人。我们只有三个人——你、我，还有一位周边的人。本来还有一个人，但是，上星期我们发现他死在垃圾箱里。”

“我尽全力帮你忙就是了。”

他走后我上楼后回我破旧的房间休息。我没有休息多久，脑中一直在想罗摩尔和其他的事。

第二天早饭后，我试打吕丹诺留给我的电话号码。

“我是石宾司。”我小心地说。

“是的？”

“吕丹诺要我打电话来。”

“真高兴你打电话来了。”电话那一头的声音是低低的、轻柔的、略为慵懒的女性声音，很好听，但不是专对某人的。

我想不出有什么话说了，只是站在那里，眼望着听筒。最后那一头的女人笑着说：“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阵容，石宾司，明天再来报到。”然后，她挂上电话。

当我上街买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人体塑像。我买了一件蓝衬衫、一条丝质领带、一张迈阿密的地图，然后开着车去俱乐部附近的车厂换油。我一直在打量附近，在汽车厂的时候，我默记下地图，我是在城中的哪一区里。

两点钟的时候，我进入天堂俱乐部，管理员正打扫完毕要离开，但他看到我却停下脚步。

“看来你曾和老板谈过。”他狡黠地说。

也许他看见我腰际突出的点四五手枪。

“我明明白白地说了。”我说着，对他皱眉。

他急忙离开。

“你有把握认为你是个硬狠的人？”面上有刀疤的酒保酸溜溜地边擦吧台边说，同时准备给刚进来的第一位顾客服务。

我耸耸肩，“为什么会没有把握？”

“那个姓罗的，他不会跑的，他伤了上一个吉他手，才弄上这个工作的。”

“又怎样？反正你别管。”

他没有再多嘴，我坐在吧台边饮一种不含酒精的软性酒。

晚上八点左右，吧台后面的电话铃响了，它清亮地响了两声，停住，然后再度响起，刀疤酒保才将它接起来。



“好，好，十二点见。”我只听见他们谈话的最后一句。然后，他向柳露西叫道：“洗衣店要送毛巾和桌布来。”

我思索着这句话，好像很平常，但是，吧台后面那个电话，自从我来到现在，一直没有响过。现在，它响了两声，那个家伙只站在那里等它停了，再响。也许……

我迅速地向男盥洗室走，然后潜出后门，跨越马路，来到加油站的一个公共电话亭。我拨出吕丹诺给我的号码。

“喂？”仍然是那个低低、慵懒的声音，有一会我怀疑，那女子长什么样子。

“石宾司。午夜有人要从后门来，说是洗衣服的人。”

“有什么可疑的？”

我把电话铃响的方式告诉她。

“小心，我们会查。”

“好。”我说着，随即挂上电话，然后又从后门溜进去，没有人问起来。

我漫步在酒吧内昏暗而弥漫着烟雾的四周，向倚在墙边的那一对看来只有十六岁的女孩子微笑。我想告诉她们快点回家，洗掉脸上厚厚的浓妆，好好做她们的功课。但是，似乎没有人在乎，所以，我就作罢。

晚上时间过得很慢，一直到九点钟乐队开始。

罗摩尔的唇上贴着醒目的胶布，他在舞台上抱着吉他弹唱的时候一直看着我。我只站在门边，无所畏惧地回视他，一直没